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五十九回 假豐都郭監招供 真惶恐劉後自裁

卻說君臣人等裝扮陰府事畢，眾人或朱紫塗臉，或墨水塗面，披頭散發，繞立四旁，正是陰風颯颯，慘霧紛紛，再加天隨人意，助發狂風，吹得樹木間一派淒涼，殿廷上燭光明滅，恍聞鬼聲盈耳，頓覺陰氣逼人。當日郭槐罪惡滿盈，該當報應，日間受刑，押下天牢時，已是神思恍惚，心下糊塗，夜半正在似睡非睡，又見奇形怪狀，猙獰凶惡，催命鬼手執鋼叉，跑進監牢，嚇得仰面一交，跌得昏迷，認做已死，只由他拘鎖而去。押到一個去處，只見陰風慘慘，冷氣森森，東也鬼叫，西也神嚎，黑暗中一技發長鬼，厲聲喝道：“鬼門關那得私走？”有後邊拘押眾惡鬼，喝道：“他有大罪在身，奉閻王之命，拿捉訊究，休得攔阻。”那長大凶鬼，呵的一聲，閃去不見。這郭槐正在朦朧之際，悠悠醒轉，說道：“不好了果然我已死去，到了鬼門關了。”只覺黃泉路上，渺渺茫茫，行一步跌翻數尺，黑暗中隱隱鬼聲嗥泣，又聞處處銅鏈鐵鏈之聲，驚得魂魄離身。

忽然拘至森羅殿中，郭槐微微睜目，見殿中半明半暗，閻羅天子遠遠南面而坐，兩旁惡鬼，披頭散發，一赤發紅臉鬼將他抓提上階，往當中一擡，郭槐伏在地下，再也不敢抬頭，只低聲道：“閻王饒恕！”閻王厲聲喝道：“郭槐，你在世間於了欺君惡事，可知罪麼？”郭槐發抖，只是求饒。閻王喝道：“你在陽門希圖將幼主謀害，燒毀碧雲宮，謀害君嗣，罪孽深重。陽間被你瞞過，今陰府中斷難遮瞞，如有半字虛情，定不饒恕，眾鬼中，將此奸賊先撩入油鍋之內。”早有青黃赤黑四凶鬼，“嗷”的一聲，一把拖下。郭槐慌忙中哭喊道：“乞閻王寬宥，自願招實。悔我當初不該與劉太後設計，實是一時糊塗，身為內監，還望什麼富貴榮華。只因先帝北征未回，李宸妃娘娘產下太子，適值東宮劉氏生下公主。是時劉娘娘起了妒忌之心，只恐先皇回朝，寵眷西宮，因思將他母子陷害，是我不該施謀宰殺狸貓裏好，那日劉娘娘親往碧雲宮，聲言公主要哺乳，又值聖上親征，實在寂寞，邀請赴宴。李娘娘不知機謀，將太子付與劉娘娘，轉交於我，將此狸貓用錦帕遮蓋，送還碧雲宮，告知宮監，太子睡熟，不許驚動。是夜劉娘娘密差宮女寇承襲，將太子擲棄於禦花園金水池中。我對劉娘娘道：‘先帝還朝，李娘娘將來上奏，恐有後患，不若斬草除根，才是穩妥。’我遂於是夜放火焚宮，不料寇宮娥早已通知李娘娘逃去，只燒死太監宮人百餘名。後來寇宮娥屍首浮於金水池中，方知大事不好。他既通知李娘娘，諒來未必肯將太子拋於池中，因四下差人密察，李娘娘隱藏無蹤。至今已近二十年，才知當今聖上非南清宮狄太後所生，實是陳琳當初暗將太子懷歸八王爺府中，由狄後撫育長成。先帝回朝，只痛恨李後母子被火遭殃，那知被我謀害。如今所供，句句是實，一字不諱，敢於哀懇閻王爺開恩免罪。”

當時假扮閻王的嘉祐皇帝聽畢，心如刀割，止不住淚下如珠。暗道：可憐母後遭此劫難，至今將有二十載，當初之時，暗如黑漆，朕那裏得知？若非包拯明哲忠貞，冤屈沉淪，不孝之罪，何時得謝！當下仍命將郭槐收禁，包公早將郭槐口供，一一錄清，殿上燭燈復明，眾人洗潔形容。少刻，雲開月亮，君王開言道：“包卿，寡人雖已明白了母後冤情，但朕孝養有虧，有何面目為君，更何以見生身之母？”包公道：“陛下請自寬心，太後娘娘流落異鄉，全由劉太後妒心，郭槐鬼謀作弄，我王正在乳哺之年，難以不孝見罪！如今郭槐供明，明日臨朝，還要問詢陳琳。既然曾將小主救出，緣何先帝回朝時不奏明此事？”君王道：“包卿言之有理，深稱朕心。”當晚早有內侍提燈引道，君先臣後，同至偏殿，更換衣冠。時將四更，君留臣宴，也不煩陳。禦花園內假裝陰府排場，自有人拆卸，包公機智，非比別員，早已吩咐得力家丁看守天牢，不許一人私至獄中窺探。是夜君臣敘談不表。

時至五更，百官齊至朝房候旨。片刻間聖上駕臨，百官朝拜畢，聖上降旨，往南清宮宣召陳琳。只為老陳琳自救主之後，狄太後知他救主有功，賜赦安享，年登九十二，雖然須發如銀，精神尚是強健。常常想起郭槐害主之事，緣何日久全無報應，安然無事，不免滿腹狐疑。這一日早晨起來，梳洗畢，忽來宣召，不知何故，焉敢遲延？當時年老之人，步履艱難，只得坐轎來至朝房，兩個小內監扶上金鑾殿，三呼已畢，君王問道：“陳琳，當初火焚碧雲宮之日，你既救出太子，先帝班師回朝，緣何不即啟奏？須將真情奏知寡人。”陳琳聞得，嚇了一跳，口未開言，暗想：今日聖上何以忽然盤潔此段根由？但思此事無人得知，今當駕前，叫我說明，我真不知如何回奏？包公明知陳琳事當兩難，即朗聲言道：“狸貓換主，火焚碧雲宮，已經郭槐招供得明明白白。今聖上詢及於你，不過對取口供，你乃是有功之人，須當直說。如若藏頭露尾，登時加罪。”

陳琳聽了包公之言，方才放心道：“郭槐既經招認，我亦不妨直言奏明聖上。奴婢當初只因八王爺慶祝千秋，故早一日奉了狄妃娘娘之命，到禦花園採取仙桃花果。只見寇宮女眼淚紛紛，站在金水池邊，手捧一小孩兒，問及情由，方知劉太後妒忌西宮李娘娘，寇宮女奉命拋棄太子於金水池內。當時奴婢也自驚慌無措，只得不再折取花果，將太子藏於盒內。幸得天未大明，並無人知，當時膽戰心寒，急匆匆奔回王府，將此情由稟明八王爺。其時千歲接過太子，一驚一喜，又是重重發怒，專待先帝回朝奏明奸陷，收除妒逆，將太子交於狄妃娘娘，只作權養在南清宮。不料是夜忽然火焚碧雲宮，內監宮人燒死百餘人，想是李娘娘也遭此災。只落得狄妃娘娘撫養太子，並常常思念李娘娘。”

聖上道：“你既洞明天大冤情，先帝北征回朝之日，何不將此事奏明？”陳琳回奏道：“陛下未知其詳，只因先帝未回朝之先，八王爺染病，一日重一日，年餘而薨。次年先帝方回，狄妃娘娘見八王爺去世，想來劉太後勢大，不敢結怨於他，故未敢啟奏。奴婢乃是宮奴，更不敢多言。”聖上又問道：“如今太子何在？”陳琳回奏：“若言太子根由，即是當今陛下。”聖上又問道：“如此說來，朕不是狄娘娘所生！”陳琳又回奏道：“陛下乃是西宮李娘娘誕育聖躬，奴婢安敢妄奏！”聖上點首，命侍禦扶起陳琳，對他說道：“你乃忠誠之人，立志堪嘉，待朕迎請母後，再加升賞。”又命內侍數人扶挽護持，送他還南清宮去。文武百官盡皆感嘆，不意有此奇冤異事，如非包拯精明察理，誰能剖冤？當日聖上傳旨，暫且退朝用膳之後，單召包公與太師富弼、國丈龐洪、吏部天官韓琦、樞密院歐陽修、參知政事唐子方隨駕，前往陳州迎接國母。又領內監宮娥二十名，前往服侍李太後，暫且不提。

先說陳琳老內監回到南清宮，一路暗想，包公實乃神人，二十年冤情，被他一朝審明，不枉聖上將他當作心腹耳目之臣。一路想來，不覺已到南清宮，即將宣召情節，稟明潞花王母子。狄娘娘聞言，優喜各半，優的是冒認太子為己子，有欺君之罪；喜的是西宮李氏娘娘還在，二十年之冤情，幸得今日包拯辦理明白。潞花王亦不知當今聖上非母後所出，至今方知明白，不勝駭異。

又言劉太後一自郭槐被拿，包公又捉破王刑部賄賂，真乃計不成而機先洩露。這幾日心悶意煩，縱珍饈佳味，玉液瓊漿，也難進口，只覺坐臥不寧，心神恍惚。是夜，倒在龍床，翻翻復復不能成眠。一至天明，忽有內監急忙奔進道：“啟上娘娘，大勢危矣！奴婢奉命探聽，聖上設朝，已經審明狸貓換主，是聖上與包拯親審，郭公公招認分明，又宣召陳琳對實口供，絲毫無差。今聖上、包拯及幾位大臣擺齊鑾駕，往陳州迎李太後去了。”劉太後聽罷，嘆一聲：“果然危矣！”頃刻面上失色，玉手發抖，說道：“包拯，我與你定然是宿世冤仇，至今生作對。郭槐難免凌遲碎剮之罪，我亦難免六律之誅。即今王兒不便加罪我嫡母，惟恐李氏回宮報怨，且包拯執性，挑唆王兒不容。不如早死，以免受辱。”劉太後即打發宮娥內監出去，閉上宮門，下淚數行，即下跪官房，拜叩先王，上謝恩德，將三尺紅綾，自縊於宮中。

不知可能得救，且看下回分解。